

友陶畊者軒文集

序

向者既爲王孝廉兆林序其詩矣。而君之文集於時。又將付梓。復問序於下走。君既不棄煢陋。殷殷然引爲知己。亦曷敢以不文辭。古人有言。凡爲詩文。不宜出之太易。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體貴屈。不直則無以暢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意。不佞於文固未涉門徑。然心輒深韙斯言。今讀君文。雖不以詭奇偉異見長。而字字如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其中閒適之作。清微澹遠。條然無塵。如讀柳子厚山水諸記。仰空而遊。物我俱忘。此等造詣。尤爲超卓。自非淺見者所可窺測。於是益歎君不獨工於詩。而於文更爲深造有得也。顧君年高德劭。咸以躬行君子見推於里鄰。而詩與文反冥。

冥少稱道者。噫詩文特君之餘事耳。以君之至行醇粹。已自不朽。又奚待詩文而重耶。是爲序。夏歷庚申五月。

遼西胡永年松喬敬序

自序

昔孔子以文行忠信教成人。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教弟子。行有餘力。始以學文。則爲文之先後。視乎長幼之序焉。蓋幼學不可躐等。以文善其後。成人不可徒行。以文開其先。此有本所由貴乎有文也。然文章道德相輔而行。方爲體用兼備之學。洎後世以文勝質。趨向日歧。詩賦詞章。粉飾太平。僅爲弋祿釣名之用。延及前清末葉。八股流毒。致成積弱痼疾。雖有老成謀國。變法圖強。以經義策論改定取士方針。而莘莘學子。半託空言。究無從挽救時艱也。由是談時務者。每太息痛恨於空文之誤國矣。抑知禮樂射御六藝兼賅。從古文武本不分途。晉杜元凱博學多文。有左氏癖。而善用兵。號杜武庫。能定取吳之策。宋范文

正公文章蓋世。作岳陽樓記。憂樂關乎天下。而腹中有數萬甲兵。威望已足。懾服西夏。岳武穆善文翰。慣以少擊衆。無愧中興儒將。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駸駸乎代不乏人。文之爲用甚鉅。顧可忽乎哉。儂本不武。且願學文。區區臆說。卑之無甚高論。廼及門諸子。敦勸付之手民。以爲文字因緣紀念。辭不獲已。權以排印。亦聊備雕蟲小技之數焉爾。

奉天蓋平王郁雲兆林敘於友陶畊者軒

友陶畊者軒文集目錄

解四首

考三首

義五首

辨一首

論三十六首

說二首

書後二首

序四首

跋九首

記三首

書六首

呈文四首

遼東蓋牟王郁雲兆林著

山梁雌雉解

古今善取象者莫如周易一書善學易善言易者厥惟孔子。人於何見之見於鄉黨之記雌雉。不然雌雉微物也。而必取以殿鄉黨之末。其意何居。嘗讀易至說卦離爲雉。有文明之象。雉繫之以離。有陰柔之象。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孔子蓋竊取此義焉。且艮爲山。艮者止也。孔子有津梁一世之願。而生不逢辰。退居東山。泗水間。可以止則止。鄉黨一山梁也。不獲效雉之飛。遂不得不觀象於雌之伏。鳳德之衰。一雉之雌也。即所謂潛龍勿用。龍德而隱者也。觀此可恍然於論語鄉黨之終篇。易道存焉。豈若後之僞儒作法言僭擬論語。且作太玄僭擬周易。雖命名爲雉。究昧昧於雌伏之義。卒至失足權奸身。

名俱裂爲天下後世笑。直雉之不如耳。孔子聖之時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日者
象取諸雌。有以夫。

不撤薑食解

論語鄉黨篇誌不撤薑食。竊嘗考之。或以爲薑即薑也。禦濕之菜也。乾薑主逐風溼。而生者尤良。久服之。可以去臭氣通神明。是功用之有益於人者。或又以爲薑固能去溼。而亦可和中。其味辛。得天地之義。其性溫。得天地之和。薑之爲用。昭昭也。故孔子食之。抑聞之齋禁薰物。薑之氣近於薰。或亦居必禁之例。而究之薑辛也。性與桂等。故辛而不葷。爲得其和平焉。孔子食之。亦取其和平已耳。而獨不撤也。何故。或曰撤去也。除也。凡言撤者。則必既設之而後撤之。言不撤。則必他有所撤。而此不撤。若以每飯必設爲不撤。而飯後能不撤乎。可知不撤云者。是常在左右。未嘗須臾離也。然果何爲而不撤。繫稽古者有啜食之閒。

大夫於閣三士於坵。孔子從大夫後。其有閣也。固宜。凡食畢。鼎食則撤。而造脯之葷菜。則不撤。廢以備時食。所以優尊者。禮有之。夜侍坐於君子。君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以是知不撤葷者。禮也。孔子以葷類氣濁。不若薑之清。則所時惟薑而已。要之。君子燕居講習。即席以爲食。飯羹醢脯。皆在撤之數。薑之在豆者。獨留而不撤。倦輒食之。以却眠也。古之人類然。君子亦以爲宜。不待倦時欲食。辛而更索之。如第沾沾然。以薑爲通神明去穢惡。遂不撤之。其他物之有益於人者。不乏。何未問以不撤傳。

爵鷄蝓范考

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古人是以有格物學。嘗讀禮經內則篇。有所謂爵鷄蝓范者。可詳考焉。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書。武城列爵惟五。易中孚九二。我有好爵。皆以爵作封位。解說文爵禮器。注象爵之形。孟子爲叢毆爵釋義。獨異。蓋爵與雀通。宜附羽蟲例。按說文雀依人小鳥也。讀與爵同。古今注爵一名嘉賓。詩召南誰謂雀無角。禮月令賓爵入大水爲蛤。即此物也。史記陳涉世家。涉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戰國策云雀立不轉。亦皆此物。雖自關而東。有名工爵者。自關而西。有名鞮爵者。特爾雅之釋桃蟲鷄云然。非雀之謂。至於鷄同鷄。鴛也。爾雅釋鳥所謂鷽鷽。又名冠雀。禽經云鷽上有赤。莊子逍遙篇云斥

鸚笑之是也。埤雅載鸚不木處安也。故謂之鸚。李時珍曰：鸚不木處騰躍不過數仞。下翔蓬蒿之間。且鸚候鳥也。常晨鳴如雞。趨民收麥。行者以爲候。要之亦小雀耳。如以鵪與鸚同釋爲獸名。出邊春山。狀如禺。乃山經臆說。未可據信。玉篇云：蝟蟬也。三輔西爲蝟。梁宋西謂蝟爲蝟。楚地謂之蝟蛄。青徐人謂之蝟蟬。江南謂之蝟蟬。江東呼爲茅截。皆蝟別名。爾雅釋蝟有蝟蟬蝟蟬之分。按陳碩甫毛詩疏：唐蝟俗作蝟。夏小正云：五月唐蝟鳴。傳：唐蝟者匿也。卽詩豳風所載五月鳴蝟是。考之說文：范草也。又蝟也。內則取以繼蝟。物類相從。非草也。爾雅釋蟲有土蝟。木蝟二種。木蝟似土蝟而小。土蝟在地中作房。其子卽馬蝟。荆巴間呼爲蝟。詩小雅小宛云：蝟蛉有子。果羸負之。果羸一名蒲盧。鄭注：中庸以蒲

虛爲土蠱乃細腰土蠱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子非在土中作房者也。夫爵鷄蝓范雖足供小鮮之烹而宮廷燕食庶羞有取於此當不僅聊以備時物也。竊嘗卽本草詳之爵有補陽益精之用且能爲蛤其清化之氣亦大有裨身心。呂覽云雉亦生鷄可知鷄爲雉類雉能補中益氣鷄亦大略相同耳。蝓乃土木餘氣所化飲風露而不食其殼爲蟬蛻清虛甘寒最足除風熱蠱子味甘平宣欽人取蠱子一房或五六斗至一石以鹽炒暴乾可入京洛以爲藥物。若范爲土蠱得土之精和緩之氣尤有益於脾胃非止如蜜蠱之清熱潤燥已也。由此而旁通之爵者含小佳之意鷄者安也取七鬯無驚之象蝓與調聲相近有調燮陰陽之機范與範通禮少儀左右軌範乃飲含飲食中節範圍不

過之旨不然。區區微物。奚足動人君之食指。而備几筵品類哉。

題之枯窘極矣。作者乃博洽貫串無典不搜。後幅從本草揭出精義。尤令

人一讀一擊節。
沈羹唐評

與之粟九百考

魯論記原思爲宰。孔子與之粟九百。集註以爲其量不可考。似有待後儒探討者。夫量之名始於中天。載在虞書。黃鍾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粒。以爲龠。十龠爲合。陳氏師凱以爲誤。謂漢志合龠爲合是也。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斛即石也。此量之統稱。而鍾之名即由是起。若茲所謂九百之粟。是宰祿。不得與上文粟字混。所以宰之粟獨不以釜庾秉計。何也。從來祿者。非云若干斗。即云若干石。若干鍾。九百之數。殆即九百斗。九百石。九百鍾歟。然斗石可言百。而鍾以百繫者鮮。千鍾萬鍾。祿多之謂也。雖豆區釜鍾。左氏傳紀之。凡粟之少者。究無庸以鍾計。然則宰之粟不可云鍾。或者可云石乎。但宰祿九百

石似過矣。考之漢以祿秩定官等。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有四等。其間究無九百石之數。漢沿用秦制。去周末遠。司寇之宰。安能食祿過豐。且與庶人在官。祿足代耕之制。大相刺謬。九百云者。殆九百斗歟。計粟九十石。不然。區區宰祿。豈足分潤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五百家之黨乎。或謂九百卽九石。百乃石字之訛。祿至此。未免寡甚。而何寡也。晉陶徵士嘗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嚮鄉里小兒。彼以彭澤之令。米尙云五斗。宰而九石。亦可差強人意。況乎與隣里鄉黨云者。不過令其以餘粟惠鄉鄰耳。焉得人人而濟之。此說似可聊備一解。雖不敢強古人就我。貽師心自用之譏。尙可稍擴見聞。藥彼拘守章句者。

作者七人考

春秋有孔子萬世一人。寓見幾而作之懷。棲棲皇皇。究未嘗一日忘天下。恒欲力挽當世隱逸者流。出而同心匡濟。相期於治平。倘或煙霞爲伍。高舉遠引。卽已無足齒數。乃曰者有念於作者七人。當非無故。或曰卽作者爲聖之義。取羲軒下及堯舜以實七人之數。此程子說。或曰作起也。卽指逸民中之七人。此王弼說。或曰七人皆當時隱者。如晨門。荷蕢。沮溺。丈人。楚狂。接輿。儀封人。輩。此包咸說。或曰七爲十字之誤。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也。荷篠。長沮。桀溺。避地者也。柳下惠。少連。避色者也。楚狂。接輿。荷蕢。避言者也。此鄭康成說。釋解紛歧。將何所折衷。案舊本避世四句。與此合爲一章。如以作者謂聖當之。似與上下語